

明

卷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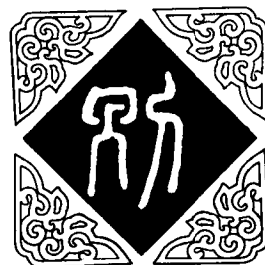
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春秋集傳
一

春秋集傳
一

江蘇古籍出版



四庫未收書提要

擘經室外集卷二

春秋集傳十九卷提要

宋張洽撰洽有春秋集注及綱領四庫全書已著錄洽為朱子門人宋史載道學傳伏讀四庫全書總目云集注遺本僅存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是編元本二十六卷元延祐中李教授萬敵刻于臨江路學洽曾孫庭堅校正者卷首有宋端平二年繳省投進狀經義考載庭堅後序云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下學刊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而章卷倒亂文字差訛迨癸丑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各路春秋

用張主一傳延祐庚寅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購求者衆李廣文補刊集傳始為全書云惜此本缺卷十八至卷二十又卷二十三至二十六共七卷然全書崖略尚可推尋如云魯公朝聘之禮不行于王室及論衆仲言樂之失當以劉氏之說為宗論聖人書初之旨當以公羊程氏之說為正云文公不會伯主以取晉怒云諸侯不得越境親迎辨穀梁言恒事之非能集衆家所長討論歸于至當固春秋家所不廢也

羅國

繳省投進狀



池德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釣魚袋張洽



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準



省劄訪聞洽多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覽

軍詢訪件目差人齎紙札謄寫並繳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蚤孤於他藝能無所通

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為春秋之書聖筆所刊

皆因時君之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

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
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
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叅其中否積年既久似
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
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
因此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
詮次其說以爲集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
於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泯
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

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
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在群書莫能統會蓋自譚詠
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
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
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按圖而考百世可知然
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網條
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
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牾
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他書

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
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
之書粗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凡有一聞一見
悉加判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
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某
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畧加編刻統會群言摭擊僞辯
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

公朝俯加

訪問稱其有補於治道

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
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
累月不敢以

進而終以方

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

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
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愫欲望
朝廷先賜

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免行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

進伏乞敷

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謹狀

端平二年七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

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狀

延祐甲寅李教授捐

俸補刊于臨江路學

春秋卷第一

張洽集傳

隱公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

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陸氏釋文曰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杜氏

釋例曰隱拂不成曰隱○伊川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

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

於隱公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泰山孫氏曰

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周道絕矣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彊大朝覲之禮不修貢賦之職不奉號令之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國竊號者有之征伐四出蕩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死雅詒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左

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杜氏云言周以別夏殷

○程氏傳春矣時

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
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公羊傳何言
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
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幼諸大夫扳隱而立

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程氏傳隱公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胡氏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

首緒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爲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朔則王之所建也此所謂正月乃周正建子之月在夏時則十一月也然古史記事簡略多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於事之以大略見者乃繫於時考之於書如春大會于盟津秋大熟未獲此事之以大略見乃繫於時者也其餘謹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其他

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舉月則知時故不必書時也春秋因史記而加筆削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與夫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程氏所謂時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於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曆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之所當奉承者也春秋之時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不惟禮樂征伐